日知錄之餘

序

亭林先生忠孝大儒不專以著作傳而著作亦爲振古以來所未有所輯日知錄孤懷閎識殫見洽聞

國史本傳稱之爲精詣之書然止云三十卷潘稼堂所刊三十二卷已溢出原數之外此四卷又溢出於稼堂所刻之外其故何歟余維自古磊落奇偉之士其緒論足以扶世翼教者雖殘編斷簡至一句一字之微後之人往往撫拾而珍惜之俾流傳至於千百禩之久況乎道德文學經濟氣節巋然推

昭代儒林之冠而觥觥乎爲經師人師如先生者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宜乎人之甄采遺佚而不忍使其磨滅於

塵蠹中也余嘗謂先生之學卓然成大家足與前代之鄭
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諸公相頡頏厥故有二一多
讀人間有用書一多交海內益友凡羣經諸史金石圖籙
文編說部有關於歷代掌故國家典制天文輿地河漕兵
農之屬咸悉心擘擅窮極根柢因原竟委攷正得失生平
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出行挾以自隨有疑則發篋對勘
此所以洞燭今古本本原原也加以足跡半天下所交皆
鉅人長德虛懷若谷廣益集思其學究天人如王錫闡熟
精三禮如張爾岐旁參互證如閻若璩博聞彊記如吳任
臣讀盡有字之書如朱彝尊崇精六書之業如張弨能包
他人之所有并能拓他人之所無又與傅山李容歸莊王

宏撰諸君子或辨析道義或切劘名理往復商推取法者精是以所詣愈峻斂華就實經世淑身而不為虛憍詭異之說是足多已嗟乎時至今日儒術衰微卮言紛紛偏華夏幾不知正學為何事有心世道者側身環顧愀然有憂思焉以為當世不見先生亦不復知有先生矣猶賴

聖明在上表章潛德

詔舉先生從祀文廟兩廡凡薄海內外賢士大夫之聞風者私相慶慰俱憬然於斯道垂絕尚有一綫留貽奉先正之典型挽狂瀾於既倒不可謂非吾黨之幸也已此編余於家藏舊書中檢得原板已亡士林罕見重寫授梓以廣其傳世之瓣香日知錄者得此益闚全豹豈不快哉豈不

快哉按先生著述若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雜著十種及詩文集等至今風行宇內家有其書並聞利病書之原稾曾經先生於簡眉冊尾手自細註者尚存崑山祠堂中可得披覽此外未刊之肇域志稾或云藏洪琴西觀察家然未及覩又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昔何義門曾於東海相國所偶見一帙而世無傳本存否難知又皇明修文備史四十帙中間所輯書七十五種皆有明一代之事蓋先生當時有志於明史而未暇成書者乾隆時武進趙億孫曾得鈔本今亦不知何往嗚呼吾吳不乏劬書耆學之君子有注意於鄉邦文獻蒐遺訂墜者乎采訪雕鐫匪異人任能令先生未經傳播之書一一長留於天地

內區區之心不勝大願抑猶有說焉先生乃我蘇之鄉賢也郡城中應有專祠供奉栗主以行春秋之祭祀以爲邦人士之師資余懷之二十年矣而力不足以倡之竊自愧恨桑梓馨香之報其安能無望於後之來者乎

宣統二年庚戌秋七月鄉後學元和鄒福保謹序

日知錄之餘目次

卷一

書法　隷書

卷二

禁燒金　禁銷金銀箔
禁造銅像　禁造銅器
禁錢不過嶺南　禁用銅錢
禁斷新錢　禁金銀
禁金銀塗　禁銅釘
禁銷錢爲佛像　禁毀錢爲銅
禁兵器　禁錫

禁車牛入都　禁牝馬
禁馬　禁大船
禁畜鷹鷂　禁絹扇
禁番香　禁賣寶石
禁瓷器　禁茶
禁酒　禁種糯
賜酒獻酒　禁鑿石
禁發塚　禁毀淫祠
奴告主　卒告將
吏告本官　小校殺本管
妻子告家長　告妖言

吏告前官　禁御狀
應募殺兄弟　禁參謁座主
貸回鶻錢　圍棋免官
禁中表爲婚　汙辱宗女
母喪宴飲　母喪薄游
婦喪宴飲　期功喪不預朝賀
山陵未成宴飲　國喪未期宴樂
國忌禁宴飲　忌日行香
匿忌日　子卯
子孫伐墓栢貶官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寒食禁火　禁刻書

禁饋送　慈幼局
吏部令史　江南典選
兩都試舉人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食祿子弟覆試　宰執子弟不預科名
倖第并坐其兄　優給大臣子孫
禁保留官長　禁民往南
生員招猺獞

卷三

廢釋道二教　改佛爲道
禁鑄佛寫經　禁與僧尼往還
僧禁　二十以上不許爲僧

僧地沒官　僧尼之濫
僧寺之多　禁女冠尼姑
造寺寫經並無功德　杖宰相及僧
人主不可接僧　許僧道畜妻
道士隸正宗寺　潤色梵書
城隍神　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卷四
徙民　國史律令
風聞言事　御容
廟諱　種樹
栽桑棗　老人

貼書　　　　　　案牘減繁式
欽字　　　　　　巡檢
喪制　　　　　　北平種田
華夷譯語　　　　校勘斛斗秤尺
斷百官酒肉　　　禁小說
讖兆

日知錄之餘卷一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書法

晉衛恒四體書勢序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其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

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

𥿄篇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乃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
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
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文八曰
隸書王莽時使司徒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
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
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
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愼撰說文用篆書爲
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
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
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

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
如淳也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
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
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
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
持錢詣酒家飲因壁書過觀者以酒雠計錢足而滅之每
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判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
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
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
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

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異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

伯英之得其法也

漢時策書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名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已

隸書

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書斷六十字以爲一章

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庾肩吾書品序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

時正書是也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曰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衞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今楷文改變非復一端

南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字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

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書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

以遜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遜少自此研思方悟隷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可見鍾王之字卽是

隷書

後魏書江式傳式表云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附託許氏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隷不差篆意也

又云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隷

水經注昔在漢世雒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

愛玩之以爲勝宜官北宮牓題咸是鵠筆南宮旣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牓題皆是式書

劉勰文心雕龍引庾肩吾書品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

北齊書趙仲將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于人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所在

宜爾是以必須隸書（可見不草即是隸書）

晉成公綏隸書體云蟲篆既繁草稾近僞適之中庸莫尚于隸是則篆草之中惟有隸也又云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是八分雖别一體亦謂之隸也又云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則後人之名爲楷者從此出矣

王羲之題衞夫人筆陣圖後云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

宣和書譜爲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爲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莊子丁子有尾世人謂曲波爲尾丁子二字在行曲波亦是尾也楊愼曰觀此則莊子之時已有八分書不始于王次仲矣）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

述父中郎邕語也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以來至于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型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邕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猶有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泠該曰于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俱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

金石錄右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正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有一士人力主此論余嘗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蓋自不能分也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聊誌之以袪來者之惑

老學菴筆記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金石錄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千字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

項氏家說曰程迴可父辨隸書曰周興嗣千字杜槀鍾隸
蕭子雲啟云論草隸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玠
五體序云篆則科斗玉筯垂露薤葉隸則羲獻鍾庾歐虞
顏柳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者書苑云蔡文姬言割程隸
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以
諸家參之則今之稱隸者乃二八分書古之稱隸者眞書
行書也唐與國初並無此誤自歐陽以來始誤故少游遂
疑程邈帖不當爲小楷疑非秦書蓋不知先有眞書後有
八分書也黃公紹曰按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所掌字體有
五一古文二大篆皆不用三曰小篆印璽旗幡所用四曰
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

則程說信矣

章子厚曰石金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唯銘刻之陰或用隸字也許昌辨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爲隸書乃今正書耳世俗亦往往謂之隸書且相尙學爲不知彼將以何等爲古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爲何等邪墨莊漫錄

水經注古文出于黃帝之世蒼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用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王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又以改籀書謂之

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曰卽程邈于雲陽增損者是知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傳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古出非始于秦

洪适隸釋云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隸言唐字者則謂之分殆不知在秦漢時分隸已兼有之唐張懷瓘書斷云蔡邕八分入神隸入妙又云張昶八分碑在華陰今華山所存漢碑凡四華亭一碑乃昶分書也又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

速之用甚喜遣使三召不至漢和帝時賈魴用隸字寫三蒼隸法由兹而廣蓋八分爲小篆之捷其贊八分則曰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其贊隸則曰摧鋒劍折落點星垂詳其說而察其字則孫根及華亭碑爲漢人八分無疑矣唐人自稱八分蓋有自來考古博雅之士更爲辨之

宋史選舉志表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爲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眞行爲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爲法

趙古則學范曰隸卽漢八分眞卽漢隸古今傳習異辭始隨常名使人易曉好古者不可不知也

沈存中補筆談曰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如古人之八分書謂初從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也全變爲隸書卽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爲隸書以今時書爲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也杜甫李潮小篆歌曰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光書評云漢魏牌牓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牓碑文非篆卽八分未嘗用隸書之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元吾邱衍學古編辨字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蒼頡觀三

才之文及意度爲之乃字之祖卽今之偏旁是也蟲文象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　二曰籒文籒文者史籒取蒼頡形意配合爲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鉤殺大篆是也史籒所作故曰籒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籒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籒文體十存其八故曰小篆謂之八分小篆也旣有小篆故謂籒文爲大篆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識篆字相近非有此法之隸也便于佐隸故曰隸書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矣或言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

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爲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異寫法載前卷十七舉下此不再敷　七曰款識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古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令分作外法故末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十七舉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法之方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日知錄之餘卷二

東吳　顧炎武　亭林著

禁燒金

宋開寶四年詔西漢法作僞黃金棄市所以防民之奸弊也如聞京城之內競習其業轉相誑燿此而不止爲盜之萌自今犯者並寘極典

禁銷金銀箔

魏齊王正始元年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齊書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太祖輔政上表禁民間不

得以金銀爲箔海陵王延興元年八月乙卯申明織成金之禁

陳書後主太建十四年四月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衆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物庶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蠧患並皆禁絕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史食貨志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奬勸官吏宰相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景

祐中登萊飢詔弛金禁聽民採取俟歲豐復故然是時海
內承平已久民間習俗日漸侈靡糜金以飾服器者不可
勝數重禁莫能止焉輿服志大中祥符元年三司言竊惟
山澤之寶所得互難倘縱消釋實爲虛費今約天下所用
歲不下十萬兩俾上壅棄于下民自今金銀箔線貼金銷
金泥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用之物並請禁斷非命
婦不得以爲首飾治上所用器悉送官諸州寺觀有以金
箔飾尊像者據申三司聽自賫金銀工價就文思院換給
從之二年詔申禁鎔金以飾器服又太常博士知温州李
邈言兩浙僧求丐金銀珠玉錯末和泥以爲塔像有高袤
丈者毀碎珠玉寖以成俗望嚴行禁絶違者重論從之七

年禁民間服銷金及跋遮那纈八年詔內庭自中宮以下並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撚絲裝著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其外廷臣庶家悉皆斷禁臣民舊有者限以一月許回易爲眞像前供養物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須具殿位眞像顯合增修剏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指實聞奏方給公憑詣三司收買其明金銀假果花枝樂身之類應金爲裝彩物降詔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餘悉禁違者犯人及工匠皆坐仁宗本紀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合而觀之古來用金之費可知矣

西湖志餘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

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褾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秋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美乃定轉貿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于今日者也

山堂考索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元史葉李傳賈似道怒李嗾其黨臨安尹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匾鍛鍊成獄竄漳州

陸深河汾燕閒錄曰世間糜費惟黃金最多自釋老之教日盛而寺觀裝飾之侈靡已數倍于上下之制用凡金作

銷皆一往不可復者東坡見後世金少以爲寶貨神變不
可知復歸山澤此何言歟按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尙有六
十萬斤莽籍漢基富有天下固應有之梁孝王死亦有金
四十萬斤至燕王劉澤一賜田生亦二百斤何漢世之多
金耶

梁孝王死藏府餘黃金尙有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幸董
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曰金滿百金錢滿百萬帛滿千
匹乃白之王莽傳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
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

禁造銅像

宋書蠻夷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

中國巳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寺頽弛曽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夸尚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釋郡守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院悉没入官詔可

禁造銅器

南史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夏四月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

代宗紀大歷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鑄銅器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賣劍銅器天下有銅山任人採取其銅官買除鑄境外不得鑄造

憲宗紀元和元年二月甲辰以錢少禁用銅器

文宗紀開成三年六月癸丑上御紫宸謂宰臣曰幣輕錢重如何楊嗣復曰此事已久不可遽變其法法變則擾人但禁銅器斯得其要

禁銅不過嶺南

唐書憲宗紀元和四年禁錢不過嶺南穆宗時韓愈奏狀亦言禁錢不得出五嶺

禁用銅錢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詔禁用銅錢時兩浙之民重錢

輕鈔多行折使至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福建兩廣江西諸處大率皆然由是物價湧貴而鈔法益壞不行上乃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國家造鈔令與銅錢相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來民心刁詐乃以錢鈔任意虧折行使致令鈔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錢歸官依數換鈔不許更用銅錢行使限半月內凡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棄毀者罪之

正統十三年五月庚寅禁使銅錢時鈔既通行而市廛亦仍以銅錢交易每鈔一貫折銅錢二十文監察御史蔡愈濟以爲言請出榜禁約仍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巡視有

以銅錢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罰之上從其言

禁斷新錢

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三月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

顏峻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取一千錢長不盈三尺大小稱此謂之鵞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不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太宗初惟禁鵞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惟用古錢

禁金銀

實錄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間無以金銀交易時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定價由是鈔法阻

瀞公私病之故有是命

禁金銀塗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丙寅斷金銀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徭賦尙繁言念未乂宜崇約信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可省細作并尙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

禁銅釘

宋書武帝永初二年正月己卯禁喪事用銅釘

禁銷錢爲佛像

舊唐書敬宗寶歷元年十月庚子朔河南尹王起奏盜銷錢爲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

禁毀錢爲銅

宋史甯宗紀開禧二年正月辛亥詔坑戶毀錢爲銅者不赦仍籍其家著爲令

禁兵器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光祿大夫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

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獘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于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阻箠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矢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曰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禁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于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

舊唐書鄭惟忠傳中宗即位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為政不可革其俗習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

元世祖中統三年三月諭諸路禁民間私藏軍器

四年二月詔私造軍器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七月戊戌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至元元年二月弛邊城軍器之禁

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

煬帝大業五年正月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鉤鑽刃之類皆禁絶之

宋太宗淳化二年閏□月丁亥詔內外諸軍除木槍弓弩矢外不得畜他兵器

五年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十一年八月甲寅弛河南軍器之禁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勅中外凡漢人持鐵尺手撾及杖之藏刃者悉輸于官
二十七年五月江西省言吉贑河南廣東福建以禁兵弓矢賊益發乞依內郡例許尉兵持弓矢從之
三十年二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武宗至大二年十一月辛酉申嚴漢人執弓矢兵杖
仁宗皇慶四年十一月庚寅申禁漢人持弓矢兵器田獵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甲戌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

楊氏據淮南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
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
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
衛鄉里從之
金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辛卯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
漢人挾兵器詔勿禁
元順帝至元二年十一月辛未禁彈弓弩箭袖箭
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
凡有馬者俱入官
八月癸未弛高麗人執持軍器之禁仍令乘馬戊子漢人
鎮遏生蕃處亦開軍器之禁

五年四月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

六年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景泰二年八月辛巳禁廣東福建浙江等處軍民之家不得私藏兵器匿不首者全家充軍造者本身與匠俱論死其知情者亦連坐之

禁錫

宋書顏峻傳時歲旱民飢峻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

禁車牛入都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于天津橋來往

末帝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請止絕天津橋車牛往來中道兩頭下闗駕出即開兩旁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並浮橋路往來

清波雜志云舊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持水罐子旋灑路過車以免埃𡏖蓬勃

禁牝馬

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丁未禁河南畜牝馬

延昌元年六月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

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千百爲羣民有即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皆畜馬官府不得禁又

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

禁馬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

禁大船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獘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民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禁畜鷹鷂

魏高祖延興五年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四月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
禁絹扇
晉書安帝義熙元年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樗蒲
禁番香
廣東通志建文三年十一月禮部爲禁約事奉聖旨沿海軍民私自下番誘引蠻夷爲盜有傷良民爾禮部出榜去教首人知道不問官員軍民之家但係番貨番香等物不許存留販賣其見有者限三箇月銷盡三箇月外敢有仍前存留販賣者處以重罪欽此除覆奏外今將聖旨事意備榜條陳前去張掛仰各遵守施行須至榜者　一祈神

拜佛所燒之香止用我國松香栢香楓香黃連香蒼术香蒿桃香水之類或合成爲香或爲末或各用以此爲香以表誠敬蓋上香之說上古本無降神之禮焚蕭艾以展其誠近代凡有禱祈事主昇壇動輒焚香在前爲何恐人身垢穢香不過辟穢氣而已何必取外番之香以爲香只我中國諸藥中有馨香之氣者多設使合和成料精緻爲之其名曰某香某香以供降神禱祈用有何不可　一茶園馬牙香雖係兩廣土產其無籍頑民多有假此爲名者夾帶番香貨賣今後止許本處燒用不許將帶過嶺違者一體治罪　一檀香降眞茄藍木香沉香乳香速香羅斛香粗柴香安息香烏香甘麻然香光香生結香并書名不書

番香軍民之家並不許販賣存留見有者許三箇月銷盡

困學紀聞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禁民間用番香番貨先是上以海外諸夷多詐絕其往來唯琉球眞臘暹羅許入貢而緣海之人往往有私下諸番貿易香貨因誘蠻夷爲市命禮部申嚴禁絕之敢有私下諸番以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箇月銷盡民間禱祀止用松香柏香楓香桃香諸香違者罪之其兩

廣所產香木聽彼土人自行檢用亦不許越嶺貨賣蓋慮其雜市番香故并及之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

禁賣寶石

元史脫歡傳上疏言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復回回諸色人等不許齎寶入賣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用有蓄積矣

禁瓷器

實錄正統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窰場燒造宮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處貨賣及饋送官員

之家遣者正犯處死全家謫戍口外

十二年九月戊戌禁約兩京及江西河南湖廣甘肅大同遼東沿途驛遞鎮店軍民客商人等不許私將白地青花瓷器賣與外夷使臣

十二月甲戌禁江西饒州府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諭其處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遲處死籍其家貲丁男充軍邊衞知而不以告者連坐

禁茶

金史泰和五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

恐耗財爾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食者以勑兩定罪賞

光元二年省臣奏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缺者也茶本出於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財三十餘萬也奈何以有用之貨而資敵國乎乃朝親王公主現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錢一萬貫

禁酒

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景帝中元美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令民得酤酒

宣帝時復禁民酤

漢興有酤酒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

後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三月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酤酒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酤酒

桓帝永興三年九月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靈涌水蝗螽遺䖵殘我百國太陽虧光飢饉薦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餒者儲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獻帝建安中年飢兵興曹公表制禁酒孔融傳曰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

蜀先主時以天旱禁酒釀者有刑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勑平開酒禁

安帝隆安五年以歲飢禁酒

義熙三年二月己丑大赦除酒禁

抱朴子曰曩者既年荒穀貴民有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輙

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榜徇者相屬制鞭而死者大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緩己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治責之家廢業則因遂修歸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鑪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賣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

前趙劉曜命民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

後趙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于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宋太祖元嘉十二年夏六月斷酒時揚州諸郡大水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

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詔從之

二十一年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江西並禁酒

二十二年九月乙未開酒禁

南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京師二縣諸方始熟可權斷酒

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正月丙午始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是時年穀屢登士民多因酒酗訟或議國政故一切禁之

獻帝即位開酒禁吉凶賓親各有程日

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

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蘖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限斷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閏九月禁京師酤酒　元象元年四月開酒禁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二月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

後主天統五年十月壬戌詔禁造酒

武平六年閏八月辛巳開酒禁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癸丑以久不雨京城三十里內禁酒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月詔曰酒醪之用表節制于歡娛芻

篆之滋致肥甘于豐行然而沈湎之輩絕業亡資僑寓之民䝨嗜奔慾方今烽燧尙警兵革未甯年數不登市肆騰貴趨末者衆浮沈尙多肴羞麴蘖重增其費救弊之術要在權宜關內諸州官民俱斷屠酤

通典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玆槃俗可先錄鄉飲酒禮一卷頒行天下每年令州縣官長親率長幼依禮行之庶乎人識廉耻時知敬讓

高宗咸亨元年七月庚戌以粟麥貴斷酤酒

玄宗開元二年十一月以歲飢禁京城酤酒

肅宗乾元元年三月辛卯詔曰爲政之本期于節用今農功在務廩食未優比聞京城之中酒價尤貴但以麴蘖之費有損國儲遊惰之徒益資廢業其京城內酤酒即宜禁斷麥熟之後任依常式
二年十月禁酤酒除光祿供進祭祀及宴蕃客外一切禁斷
代宗寶應二年三月以泰陵乾陵發引詔禁酤酒
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司一切禁止
遼興宗時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司給文始聽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甲戌詔公私禁酒　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侈燕飲者罪
六年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
世宗大定十四年詔猛安謀克之民今後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及祭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至八月終並禁絕飲燕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雖閒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
十八年三月乙巳命戍邊女眞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
二十九年十二月戊戌禁宮中上直官及承應人毋得飲

酒

金史梁肅傳肅爲大興尹上疏言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榷酤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冬無雨雪春澤未降遣使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曰足食之道惟在節用縻穀之多無踰醪醴麴蘖況自周漢以來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

五月癸巳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十五年四月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
官爲醞釀量給之
十一月甲午開酒禁
十八年三月禁甘肅瓜沙等州酒
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
二十年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入官犯人
配役
九月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
二十四年九月以西涼平灤路飢禁酒
二十七年七月丙午禁平灤弛忙安倉釀酒犯者死

九月戊申弛酒禁

二十八年三月嚴酒禁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罷榷酤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酤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爲五貫

至元十四年五月詔曰漢賜大酺歲有常數周申文誥飲有戒無彝況糜有穀者莫甚于斯崇飲者刑則無赦近緣春旱朝議上陳官禁市酤以豐民食朕詳來奏實爲膴民可自今年某月日民間無得醞造酒醴俾暴殄天物重傷時和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成宗大德五年十月丙戌以歲飢禁醸酒

十一月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豫市而儲之者其無醸具者勿問

七年十二月乙酉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醸酒

九年正月壬申弛大都酒禁

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都亦宜禁之制可

至大二年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十月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許有壬宿灤河望白海行宮詩云聖恩疎酒令暫得醉歌同注云時有旨特放灤河酒禁

禁種糯

太祖實錄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種糯其略曰予自剏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効順樂于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過取之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爲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賜酒獻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九月癸未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

禁鑿石

後漢順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勑有司檢察所當禁絕加建武永平故事

禁發塚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陰山有故塚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毀葬隴者斬之

禁毀淫祠

漢桓帝紀延熹八年四月丁丑壞郡國諸房祀

後漢書欒巴爲豫章太守土作山川鬼怪小人嘗破背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房祀謂爲房堂而祀翦

理姦巫于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

晉書載記石勒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植嘉樹準嶽瀆以下爲差等

宋書武帝紀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南史王神念傳梁時爲青冀二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時靑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

宋書禮志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于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甚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祠遂絕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法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左道論著爲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報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

媿詞是以其人敬愼幽冥而淫祠不作末代信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煽惑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祠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詔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晉禁淫祠由是蔣子文以下祠並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于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

矦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魏肅宗神龜二年十二月詔除淫祠焚諸雜神子文之廟

舊唐書狄仁傑傳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于頔傳爲蘇州刺史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太伯伍員等三數廟存焉

宋史陳希亮傳以殿中丞知鄠縣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

太原志秦偉三原人正德中爲山西參政毀淫祠百餘區凡佛像聖母及大山二郎無子遺者

林俊爲雲南副使逞崇釋信鬼鶴慶乎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部至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皆以其材修之

以上原誤刪去待補

王沈魏書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爲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傚濟南尤甚至五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樂奢侈日甚民坐窮困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太祖曹操爲濟南相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遂絕

抱朴子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

之俗而洪慶來假

華陽國志王濬爲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唯取其松柏爲舟楫唯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於是蜀無淫祀之俗

奴告主

魏書任城王澄傳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卒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奸愈甚

舊唐書張鎰傳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臺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

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
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
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許受便令決
殺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
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今縱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
禁中縱獨下獄攷之於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職在匡
弼繫在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上深納之
縱干處左貶循州司馬當干杖殺之大唐新語則天朝奴
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湛妻
龐氏爲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
詛草狀以聞先於玉階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

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旭給事中龐棄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死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按季旭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旣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復中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流於嶺南通鑑唐太宗貞觀二年上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東觀秦記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畜兵器曙旣在朝

乃痤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卽告于御史臺稱曙畜兵有異志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郞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曙奴于青泥驛曙再貶嶺外臣僚無不感悅

晉趙王倫篡位孫秀擅權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誣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

晉書石季龍載記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

魏蘷傳爲中書侍郞同平章事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

曙家藏甲兵曙坐貶官而慶無罪暮引法律論之竟杖殺
慶

裴度傳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乃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爲家計者憲宗即日召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冊府元龜肅宗至德二年鳳翔張謙奴附子告謙與逆賊爲細作三司推鞫虛妄詔曰自下訟上敗俗亂常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敬宗寶歷元年五月瓊王府司馬謝少莒奴抄橋告少莒

爲不勅詔委內侍省推鞫不實沙橋杖流靈州少邕釋放凡告人不實法當反坐況其家僕則沙橋止于決杖仍流近處爲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傳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于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

李崧傳崧弟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昦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延遇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反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遺守貞乃送李崧侍衞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服族誅崧素

與翰林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延遇道以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冊府元龜徐台符先與漢故太子太傅李崧爲執友乾祐中崧爲部曲葛延遇等誣告族滅廣順中台符爲兵部侍郎白于宰府請誅延遇等宰相馮道以延遇等巳經赦宥未之誅也時王峻執政聞台符之言深加歎服因奏于太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唐景思傳爲沿淮巡檢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弘肇告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一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

吏憫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穎亳之人隨之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旣奏斬奴而釋景思

冊府元龜弘肇專恣刑殺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于市而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之後爲厮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枚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大得茗回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

詔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僞燕王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遣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竝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竝籍沒

宋史李孝壽傳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陵忿且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私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效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遼史刑法志景帝時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聖宗統和二十四年詔主非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

元史速不台傳欽察之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縱爲民還以聞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

不忽朮傳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朮言如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有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

卒告將

宋史何中立傳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戍卒有告大校受賕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

文彥博傳仁宗不豫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斬卒于軍門

蘇軾傳知定州有卒吏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

吏告本官

魏明帝時獄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于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廷尉高柔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搒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平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詞旨深

切帝意悟乃下京師召還訊各當其罪　後魏太武以各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之不法者于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實錄洪武十四年十月甲戌江西按察司書吏言其副使田嘉寫表具名不具朝服爲不敬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官摭拾長官細故其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五年八月壬寅杭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上遣使敕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私也房宇器用之

物皆公家所需若還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敕安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

十七年閏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訴其知府張仁受賄同知蔡艮于公署設宴放吏爲民請逮問之上曰吏胥之于官長猶子弟之于父兄下訐其上有乖名義不足聽也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太醫院判欽謙奏吏抗己吏亦摭謙不法事以訴刑部請并逮謙鞫之上曰命謙自陳而械示吏於院門謙陳狀伏罪遂宥之

小校殺本管

洪武四年七月僞夏平章丁冊眞爲帳下小校所殺蜀平

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奏請賞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妻子告家長

元史世祖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爲證帝曰妻子豈爲證者耶詔勿問

告妖言

魏書高柔傳文帝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開凶狡誣善之端非所以息奸省訟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先王小民怨詈則皇自敬德在漢太宗亦除誹謗妖言之令臣愚以爲能除妖謗賞告之

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罪之於是遂絕

吏告前官

舊唐書陽城傳出爲道州刺史前刺史有贓罪觀察使方推鞫之吏有幸于前刺史者拾其不法事以自爲功城立杖殺之

禁御狀

正統四年八月浙江嘉興府知府黃懋言所治人民多係無賴以告訐爲能輒入京妄奏甚至有雇人代草者詞所逮及動百八十賑歲無稽善良抱冤乞敕通政司今後嘉興有陳訴者抑之不受上以懋所言天下皆然何獨嘉興

命法司普禁之今後唯謀反重情許訴於京餘皆自下而上違者以熱越罪之

應募殺兄弟

實錄洪武七年三月乙亥蘭州人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抄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不從遂夜斬其首以歸奏聞請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弟兄者勸之不從執之而已今手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獲牛馬給之

禁參謁座主

全唐詩話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

宣旨不欲令及第士呼有司爲座主而趨附其門兼題名
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眞實之士
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于朝廷必爲國器豈可
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
士風寖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
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謁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
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
獲美名實皆少儁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
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
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
山堂考索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及第舉人不得

呼知舉官爲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貸回鶻錢

舊唐書李晟子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沈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壹萬餘貫不償爲回鶻所訴文宗怒貶甚爲定州司法參軍

圍棊免官

宋顏延之初仕晉爲鎮東司馬坐圍棊免官

禁中表爲婚

西魏文帝大統九年正月禁中表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

汙辱宗女

舊唐書吳取逼元宗室女爲外婦貶泉州司馬德宗召見

臨問責以汙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

母喪宴飲

舊唐書憲宗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嫡母喪與進士劉師服歡宴夜飲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師服笞四十配流連州于頔不能訓子削階

母喪薄遊

舊唐書皇甫鎛傳授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官坐居喪時薄遊除詹事府司直

婦喪宴飲

晉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長史周顗等同會劉隗奏龕暮宴朝祥慢服之愆顗雖道請免龕官

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期功喪不預朝賀

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期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衰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王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

山陵未成宴飲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成都侯王況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魏書甄楷傳除秘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國喪未期宴樂

晉成帝初鍾雅爲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勳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宗明皇帝背棄萬國尚未期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斥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淸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言繩違百僚憚之

國忌禁晏飲

舊唐書德宗貞元十二年駙馬郭曖王士平曖弟照暄坐代宗忌辰宴飲貶官歸第

忌日行香

舊唐書崔蠡傳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恪恭唯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异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遺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釐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焚香自今以後並宜停罷

匿忌日

舊唐書祝欽明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因中書門下三品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中所劾貶授申州刺史

子卯

玉藻子卯稷食菜羹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甲午詔曰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于一言美三千于爲政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于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屠蒯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義紊毀此禮茫然已墜于地昔周王受命□闕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爲復禮之銘矧伊未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子孫伐墓栢貶官

唐書韋述傳爲吏部尚書以子孫伐墓栢坐不能禁貶絳州刺史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

北史李諤傳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遂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祖父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于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經强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親老兄弟及其亡沒遂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

方便求搜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朋友之義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始于此也

寒食禁火

琴操介子推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魏武帝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今則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魏書高祖太和二十年二月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

晉書載記石勒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鷄子平地三尺洿

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十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呼嗟王道尙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怨上帝乎縱不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倘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尙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

請晉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
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發氣洩爲雹自子推以前雹
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
害若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
在固陰沍寒之所多在山川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
賢令緜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
還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唐李涪刊
誤曰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楡夏棗秋柞冬槐則四時皆改
其火自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
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旣曰就新卽去其
舊今人待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卽其事也又禮記郊特

牲云季春出火曰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
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以鑽燧證之
困學紀聞司爟鄭康成鄭引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
同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
青後漢禮儀志夏至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
升菴集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是矣近覩
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雹之異徐
光曰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替也宜令百姓奉
之勒又令尙書定議以聞韋謏曰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閒
奉之爲允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
容齋亦未之攷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改

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滅焰币地盡藏烟之句及元稹連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以鷄羽入灰有禁者罪之亦極嚴矣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禁刻書

宋孝宗淳熙七年五月己卯申飭書坊擅刻書籍之禁

禁饋送

宋光宗紹熙二年三月丙辰詔監司郡守互送以贓論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正月癸亥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

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吏部令史

魏書孝靜帝武定六年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靑州人崔潤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舊唐書楊虞卿傳改吏部員外郎太和二年南曹令史李賨等六人僞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僞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者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僞狀捕賨等移御史臺鞫劾賨稱六十人其夲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温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乃詔給事中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李景休克三司推按而温亮逃竄賨等旣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

江南典選

舊唐書劉滋傳興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淇州知選事時京師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價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嶺之人時稱舉職

兩都試舉人

舊唐書賈至傳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以時艱歲歉請舉人赴省者兩都就試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大臣子弟仍放及第

舊唐書宣宗大中元年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得令中選詔令翰

林中書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敕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攻試祗在至公如涉請託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牓不得別有奏聞

食祿子弟覆試

唐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云云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 文俱同上

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癸巳權知貢舉王祜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二翌日穀入謝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非植私恩世祿之家宜崇素業如聞黨與頗口文衡公器豈宜欺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委

禮部具析以聞當覆試

宰執子弟不預科名

舊唐書王龔苦學善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

舊唐書楊嚴傳會昌四年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杜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覆奏武宗敕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

大唐新語大中末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史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論滈弄父權勢以舉人文卷須十日前送納豈可父尙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奸欺得路孤直杜門請下御史臺推疏留下不出

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政呂蒙正之子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但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皆罷之

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于是宰相文彥博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倖第并坐其兄

宋景德二年四月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

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教幾道于卷中密爲識別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預舉

宋史趙屼傳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于要塗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

韓維傳以進士奏名禮部以父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

唐義問傳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

優給大臣子孫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十二月敕張茂昭立功河朔舉族歸朝義烈之風史冊攸載如聞身沒之後家無餘財追懷舊勛特越常典宜歲賜絹二千匹春秋二時支給

禁保留官長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甲午敕諸州縣吏民緇黃繼來詣闕留舉刺史縣令牧宰之任委寄非輕緊烝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若廉勤奉職撫字及民自有政聲達於朝聽何勞民庶遠致舉留既妨農作之時又耗路塗之費所宜釐革免致勞煩今後刺史縣令顯有政能觀察使審解事狀朝廷當議獎昇百姓僧道更不舉請一切止絕

禁民往南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脫脫朱孫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齎公文適南者止之爲商者聽之

生員招猺獞

實錄正統十年五月乙未廣東高要縣學生伍章等六人偕所猺獞首貢香燭至京上諭禮部臣曰生員當居學肄業顧舍所學而超幹辦其志陋矣禮部因請罪之上曰不必罪姑戒諭遣之而禁約諸猺獞獠州縣毋得令生員招撫

卷之二終